

【传世经典 文白对照】

網鑑易知錄

六

〔清〕

吴乘权等 辑

刘韶军等 译



中華書局

【传世经典 文白对照】

網鑑易知錄

六

明

【清】吴乘权等 辑

刘韶军等 译



中華書局

網鑑易知錄

明鑑易知錄卷一 明紀

明鑑易知錄卷二 明紀

明鑑易知錄卷三 明紀

明鑑易知錄卷四 明紀

明鑑易知錄卷五 明紀

明鑑易知錄卷六 明紀

.....

明鑑易知錄卷一 明紀

太祖高皇帝

編 戊申，明太祖高皇帝洪武元年，春正月，吳王即皇帝位，定有天下之號曰明，建元洪武，追尊四代祖考妣皆為帝后。

紀 元順帝至正十二年，閏三月，明太祖朱元璋起兵濠州。

太祖之先故沛人，徙江東句容為朱家巷，宋季大父再徙淮，家泗州；父世珍又徙鍾離太平鄉。母陳，生四子，太祖其季也。太祖生于元天曆戊辰之九月丁丑，其夕赤光燭天，里中人竟呼“朱家火”！及至，无有。三日洗兒，父出汲，有紅羅浮至，遂取衣之，故所居名紅羅障。少時常苦病，父欲度為僧。歲甲申，泗大疫，父母兄及幼弟俱死，貧不能殮，藁葬之。仲與太祖舁至山麓，綆絕，仲還取綆，留太祖守之。忽雷雨大作，太祖避村寺中。比曉往視，土坟起，成高塋。地故屬鄉人劉繼祖，繼祖異之，歸焉。

尋仲又死，太祖年十七，九月入皇覺寺為僧。逾月，僧乏食，太祖乃游江、淮，崎嶇三載，仍還皇覺寺。

時汝、潁兵起，騷動濠州。定遠人郭子興據濠州，元將彻里不花憚不敢進，日掠良民邀賞。太祖詣伽藍卜問：避亂，不吉；

太祖高皇帝

编 戊申年，明太祖高皇帝洪武元年，春季正月，吴王登上皇帝位，定天下的国号为明，年号为洪武，追尊四代祖父母都为皇帝和皇后。

纪 元顺帝至正十二年，闰三月，明太祖朱元璋在濠州起兵。

太祖的祖先本来是沛人，迁徙到江东句容称朱家巷，宋朝末年祖父再次迁徙到淮，在泗州安家；父亲朱世珍又迁徙到钟离县太平乡。母亲陈氏，生了四个儿子，太祖是第三个儿子。太祖生于元文宗天历戊辰年的九月丁丑（十八）日，那天晚上红光照亮了天空，里巷的人竞相呼喊“朱家起火了”！等赶到一看，没有起火。出生三天洗新生儿，父亲出去打水，有一条红罗带漂浮而来，就取来做成衣服给他穿，所以住的地方就叫红罗障。他少小时经常因病而痛苦，父亲想把他度为僧人。甲申年（元至正四年），泗州发生瘟疫，父母和兄长及幼弟都死了，贫穷不能收殓尸体，用藁草掩埋了他们。二哥与太祖把尸体抬至山麓，绳子断了，二哥回去拿绳子，留下太祖守着。忽然雷雨大作，太祖到村中的寺庙里避雨。等天亮了再去看，土坟已经堆起来了，成了很高的土堆。这块地原来属于同乡人刘继祖，刘继祖觉得奇怪，就把地送给了太祖。

不久二哥又死了，太祖当时十七岁，九月进入皇觉寺当僧侣。过了一个月，僧人也没有粮食了，太祖就在江淮地区流浪，崎岖奔波了三年，仍然回到皇觉寺。

当时汝州、颍州已经起兵，濠州也骚动起来了。定远人郭子兴占据了濠州，元朝将领彻里不花害怕不敢进军，每天掠劫良民邀功。太祖去佛庙里占卜，先问避乱，结果是不吉；

即守故，又不吉；因祝曰：“岂欲予倡义邪？”大吉。意遂决。以闰三月朔入濠州见郭子兴，子兴奇其状貌，与语，大悦之，取为亲兵，凡有攻伐，命之往，辄胜。子兴故抚宿州马公女为己女，遂妻焉，即高后也。

九月，元丞相脱脱破徐州，芝麻李遁去，赵均用、彭早住帅余党奔濠，子兴屈己下彭、赵，遂为所制。彭、赵据濠称王。

太祖虽在甥馆，每有大志。十三年春，乃归乡里募兵，得七百人，濠人徐达、汤和等皆往归焉。

十四年，秋七月，徇定远，下滁阳。时彭、赵御下无道，太祖乃以七百人属他将，而独与徐达、汤和、吴良、吴顺、花云、陈德、顾时、费聚、耿再成、耿炳文、唐胜宗、陆仲亨、华云龙、郑遇春、郭兴、郭英、胡海、张龙、陈桓、谢成、李新材、张赫、周铨、周德兴等二十四人，南略定远。定远张家堡有民兵号驴牌寨者，太祖诱执其帅，于是营兵焚旧垒悉降，得壮士三千人，又招降秦把头，得八百余人。

定远缪大亨以义兵二万屯横涧山，太祖命花云夜袭破之，亨举众降，军声大振。定远人冯国用与弟国胜率众归附，太祖奇之，因问大计。国用对曰：“金陵龙蟠虎踞，帝王之都，愿先拔金陵定鼎，然后命将四出，救生灵于水火，倡仁义于远迩，勿贪子女玉帛，天下不难定也。”太祖大悦，俾兄弟皆居帷幄，预机密焉。

定远人李善长来谒，留幕下，掌书记，画馈饷，甚见亲信。

又问守在故乡，结果又是不吉；于是祈祷说：“难道是想让我倡议起兵吗？”结果大吉。于是下定了决心。在闰三月初一进入濠州来见郭子兴，郭子兴觉得他的状貌奇特，与他谈话，大为喜悦，就让他当自己的亲兵，凡有攻伐，命他前往，总能取胜。郭子兴以前抚养了宿州马公的女儿作为自己的女儿，于是就把她嫁给太祖，就是高皇后。

九月，元丞相脱脱攻破徐州，芝麻李逃走，赵均用、彭早住率余党逃奔濠州，郭子兴委屈自己附从彭早住、赵均用，就被二人控制了。彭早住、赵均用占据濠州称王。

太祖虽处于女婿的地位，但常有大志。元顺帝至正十三年春天，就回乡招募士兵，招到七百人，濠州人徐达、汤和等人都前往归附太祖。

至正十四年，秋季七月，行兵招抚了定远，攻下滁阳。当时彭早住、赵均用统御下属没有道义，太祖就让七百人归属其他将领，而自己与徐达、汤和、吴良、吴顺、花云、陈德、顾时、费聚、耿再成、耿炳文、唐胜宗、陆仲亨、华云龙、郑遇春、郭兴、郭英、胡海、张龙、陈桓、谢成、李新材、张赫、周铨、周德兴等二十四人，南下夺取定远。定远张家堡有民兵号称驴牌寨的，太祖引诱活捉了他们的统帅，于是这些营兵焚烧了旧的壁垒全部投降，得到壮士三千人，又招降了秦把头，得到八百余人。

定远缪大亨率义兵二万人屯守横涧山，太祖命花云夜袭攻破他们，缪大亨率全部人马投降，太祖军队的声势大振。定远人冯国用与弟弟冯国胜率众归附，太祖觉得二人与众不同，于是询问大计。冯国用回答说：“金陵龙蟠虎踞，是帝王之都，希望先攻下金陵以定帝位，然后任命大将向四方出击，从水火中拯救生灵，向远近宣传仁义，不要贪图子女玉帛，天下就不难平定了。”太祖大为高兴，让冯国用兄弟都在军帐中策划谋略，参与制定机密。

定远人李善长前来谒见，留在幕下，负责书记事务，筹划军饷物资，非常受信任。

秋七月，太祖將兵進攻潁陽，克之，因駐師焉。朱文正、李文忠來歸。文正，太祖孟兄，南昌王子，先同其母避亂，與太祖相失。李文忠，太祖姊曹國長公主子。公主卒，其父携文忠走亂軍中，几不能存，至是聞太祖駐兵潁陽，皆來歸。太祖喜甚。文忠年十二，與沐英皆賜姓朱。英，定遠人，父母俱亡，太祖見而憐之，令高后育之為子。何世隆來降。

未逾月，彭早住、趙均用挾子興往泗州，既而早住中流矢死，均用益自專，銜子興，欲殺之。太祖賂其左右，子興乃得帥所部歸潁，稱潁陽王。時太祖部兵數萬人，悉歸之，奉其号令。太祖威名日著，子興二子陰置毒酒中欲害之，謀泄。及期太祖即與俱往，中途遽躍馬起，仰天若有所見，因罵二子曰：“吾何負爾？適空中神人謂爾欲以酒毒我。”二子駭，汗浹背，自此不敢萌害意。虹縣胡大海來歸，太祖一見語合，用為前鋒。

十五年，春正月，潁師乏糧，諸將謀所向，太祖曰：“困守孤城，誠非計，今惟和陽可圖。”子興使張天祐等將兵前行，與元兵遇，急擊敗之，追至小西門，湯和奪其橋而登，將士從之，遂據和陽。子興屬太祖總和陽兵，入撫定城中。諸將破和陽，暴橫多殺掠，城中夫婦不相保。太祖惻然，召諸將謂曰：“諸軍自潁來，多掠人妻女，軍中無紀律，何以安眾？”凡所得婦女悉還之，於是皆相携而去，人民大悅。三月，郭子興卒，太祖并統其軍。

虹縣人鄧愈來歸。懷遠人常遇春，剛毅多智勇，膂力絕人，年二十三，為群雄劉聚所得。遇春察其多鈔掠，無遠圖，棄之來歸。未至，假寐田間，夢神人呼之曰：“起，起，主君來！”適太祖騎從至，即乞歸附，請為先鋒。

秋季七月，太祖率兵进攻滁阳，攻克滁阳城，于是就在此驻军。朱文正、李文忠前来归顺。朱文正，是太祖的长兄南昌王的儿子，先前和他母亲一起躲避战乱，与太祖失散。李文忠，是太祖姐姐曹国长公主的儿子。公主死了，他父亲带着李文忠在乱军中逃难，几乎不能活下来，到这时听说太祖在滁阳驻兵，全都前来归顺。太祖非常高兴。李文忠年龄十二岁，与沐英都赐姓为朱。沐英，定远人，父母都去世了，太祖看到后怜悯他，让高后养育他作为儿子。何世隆前来投降。

没有过一个月，彭早住、赵均用挟持郭子兴前往泗州，不久彭早住被流箭射中而死，赵均用更为专权，恨郭子兴，想杀他。太祖贿赂赵均用身边的人，郭子兴才得以率所部来到滁阳，称滁阳王。当时太祖部下的兵马有数万人，全都归郭子兴指挥，听从他的号令。太祖的威名日益增强，郭子兴的两个儿子暗中在酒中下毒想害死太祖，阴谋泄露。届时太祖就与他们一起前往，中途突然跃马而起，仰望天空好像看到什么，就骂这两个人说：“我哪里对不起你们？刚才空中有神仙说你们想用酒毒我。”二人惊骇，汗流浹背，从此不敢萌生谋害的念头。虹县的胡大海前来归顺，太祖一见他就谈得很投机，用他担任前锋。

至正十五年，春季正月，滁阳的部队缺粮，诸将领商议向何处进军，太祖说：“困守孤城，实在不是好办法，现在只有和阳可以攻取。”郭子兴让张天祐等人率兵前行，与元兵遭遇，急忙攻击打败元兵，追到小西门，汤和夺取了城门桥登上城门，将士们跟着他，于是占领了和阳。郭子兴让太祖总管和阳的兵马，入城安抚城中民众。诸将攻破和阳，残暴地多有杀掠，城中民众夫妇不能相互保命。太祖为之悲痛，召来诸将对他们说：“诸军从滁阳来，掠劫很多百姓的妻女，军中没有纪律，靠什么安定民众？”把抢来的妇女全都放回去，于是都相互携扶着离去，人民大为高兴。三月，郭子兴去世，太祖把他的部队全部统领起来。

虹县人邓愈前来归顺。怀远人常遇春，刚毅多有智谋并且勇敢，力量超过一般人，年龄二十三岁，被群雄刘聚得到。常遇春发现刘聚多有抢掠，没有远大志向，就放弃刘聚而来归顺太祖。还没赶到，在田间打盹，梦见一个神人呼喊他说：“起来，起来，主君来了！”正好太祖骑马和随从们来到，常遇春就恳求归附，请求担任先锋。

太祖驻和阳久，谋渡江无舟楫，而巢湖水寨军帅俞通海、廖永安等，率众万余、船千艘来降，太祖大喜曰：“此天意也，吾事济矣！”六月，太祖率诸将渡江，乘风举帆，顷刻达牛渚。太祖先抵采石矶，时元兵阵于矶上，舟距岸三丈许，未能卒登，常遇春飞舸至，太祖麾之，应声挺戈跃而上，守者披靡，诸军从之，遂拔采石。乘胜径攻太平，拔之。耆儒李习、陶安等率父老出迎，安见太祖，谓李习曰：“龙姿凤质，非常人也，我辈今有主矣。”太祖召安谓曰：“吾欲取金陵如何？”安对曰：“金陵帝王之都，龙蟠虎踞，限以长江之险，若据其形胜，出兵以临四方，则何向不克，此天所以资明公也！”太祖大悦，礼安甚厚，由是凡机密辄与议焉。

方山寨民兵元帅陈桷先，与其将康茂才水陆分道寇太平城下，太祖亲督兵御之，命徐达等以奇兵出其后，设伏擒桷先，太祖释不杀，桷先诈曰：“生我何为？”太祖曰：“天下大乱，豪杰并起，胜则人附，败则附人。尔既以豪杰自负，岂不知生尔之故。”桷先曰：“然则欲吾军降乎？此易耳。”乃为书招其军，明日皆降。八月，诸军进克溧水，将攻集庆路。桷先之为书也，意其众未必从，阳为招词，阴实激之，不意其众遽降，自悔失计。及闻欲攻集庆，私谓部曲曰：“汝等攻集庆，毋力战，俟我得脱还，当与元兵合。”太祖闻其谋，召语之曰：“人各有心，从元从我，不相强也。”纵之还。诸军进攻集庆，桷先遂与元福寿合，拒战于秦淮。诸军失利，桷先来追袭，经葛仙乡，乡民兵百户卢德茂遣壮士五十人，衣青出迎，桷先不虞其图己，青衣兵自后攒槊杀之。桷先既死，其子兆先复集兵屯方山。

太祖驻扎在和阳很久，计划渡江却没有舟船，而巢湖的水寨军首领俞通海、廖永安等人，率领部下一万余人、船只一千艘前来投降，太祖大喜说：“这是天意，我的事成了！”六月，太祖率诸将渡过长江，乘风扬帆，顷刻间就到达了牛渚矶。太祖最先抵达采石矶，当时元兵在矶上列阵，船离岸三丈多远，不能马上登到矶上。常遇春乘飞船赶到，太祖指挥他，应声挺着长矛一跃而上，守卫的元兵全都吓倒了，诸军跟随他，于是攻下了采石矶。乘胜直接进攻太平，攻克了太平。老儒李习、陶安等人率父老出来迎接，陶安见到太祖，对李习说：“龙姿凤质，不是普通人，我们今天有主了。”太祖召见陶安说：“我想攻取金陵怎么样？”陶安回答说：“金陵是帝王之都，龙蟠虎踞，以长江天险作为屏障，如果占据了 this 形胜之地，出兵以向四方，就能所向无不取胜，这是上天给您的最大帮助！”太祖大为喜悦，对陶安给予非常优厚的礼遇，从此凡是机密总让陶安参与商议。

方山寨的民兵元帅陈桷先，与他的将领康茂才水陆分路进逼到太平城下，太祖亲自督率兵马进行抵抗，命徐达等人率奇兵绕出他们的背后，设下伏兵擒获陈桷先，太祖放了他而不杀，陈桷先欺骗说：“让我活下来是想干什么？”太祖说：“天下大乱，豪杰并起，胜了就让别人依附，败了就要依附别人。你既然以豪杰自负，难道不知道让你活的原因。”陈桷先说：“这样说来是想让我军投降吗？这是很容易的。”就写信招降他的军队，第二天全都投降。八月，诸军前进攻克溧水，将要进攻集庆路。陈桷先当时写信，以为他的部下未必听从，表面上是招降的话，暗中实为激怒他们，没想到他的部下很快就投降了，自己后悔失算了。等到听说要攻打集庆，私下对部下说：“你们攻打集庆时，不要全力作战，等我逃脱返回，当与元兵会合。”太祖听说了他的阴谋，召来告诉他说：“人各有志，跟从元朝还是跟从我，不勉强你。”就放他回去。诸军进攻集庆，陈桷先就和元朝的福寿会合，在秦淮河抵抗作战。各军都失利了，陈桷先前来追击，经过葛仙乡，该乡的民兵百户卢德茂派壮士五十人，穿青色衣服出来迎接，陈桷先没有想到他们要谋害自己，青衣兵从后面端着长矛刺杀了他。陈桷先死后，他的儿子陈兆先又聚集兵力屯守方山。

十六年，春三月，太祖率诸将取集庆路，攻破陈兆先营，释兆先而用之，择其降兵骁勇五百人置麾下。五百人者多疑惧不自安，太祖觉其意，是夕令入宿卫，环上而寝，悉屏旧人于外，独留冯国用一人侍卧榻傍。太祖解甲，安寝达旦，疑惧者始安。

进攻集庆，国用率五百人先登陷阵，败元兵于蒋山，直抵城下，诸军拔栅竞进，元行台御史大夫福寿督兵力战，死之，遂克集庆路。太祖入城，召官吏父老谕之曰：“元失其政，所在纷扰，生民涂炭。吾率众至此，为民除害耳。汝等各守旧业，无怀疑惧。”于是城中军民皆喜悦，更相庆慰。改集庆路为应天府。太祖嘉福寿之忠，以礼葬之。

张士诚、康茂才来降。士诚，泰州白驹场亭民，及其弟士德、士信举兵陷泰州，据高邮，称诚王，时据平江来降。茂才，蕲州人，初结义旅，为元捍寇江上，有功累迁宣慰使、都元帅，戍采石。及太祖兵渡江，茂才奔金陵，至是率众来附。

金陵既定，太祖欲发兵取镇江，虑诸将不戢士卒，为民患，命徐达为大将，率诸将浮江东下，戒之曰：“吾自起兵未尝妄杀，今尔等当体吾心，戒戢士卒，城下之日，毋焚掠杀戮，有犯令者处以军法，纵者罚无赦。”达等顿首受命。进兵攻镇江，克之。达等自仁和门入，号令严肃，城中晏然。

六月，命邓愈等将兵攻广德路，克之，改为广兴府。

秋七月，诸将奉太祖为吴国公。遣使聘镇江秦从龙，既至，太祖亲迎之入，事无大小皆与谋。从龙尽言无隐，每以笔书漆简，

至正十六年，春季三月，太祖率领诸将夺取集庆路，攻破了陈兆先的阵营，释放了陈兆先而任用他，选择他的投降兵士中骁勇的五百人放在自己手下。这五百人大多猜疑恐惧而不能安心，太祖察觉了他们的心意，这天晚上让他们进来值夜警卫，围着太祖睡觉，把自己原来的部下全部调开到外面，只留下冯国用一人在卧榻旁侍奉。太祖解下盔甲，放心地睡到天亮，那些猜疑恐惧的人这才安心。

进攻集庆，冯国用率五百人先登上城墙，攻入了敌阵，在蒋山打败了元兵，直抵城下，诸军拔寨竞相前进，元朝的行台御史大夫福寿督率士兵奋力作战，死于作战中，于是攻克了集庆路。太祖入城，召来官吏父老们告诉他们说：“元朝丧失了它的治国之道，各地全都纷扰不安，生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。我率领军队来到这里，只是为民除害而已。你们各自守着原来的家业，不要心怀疑惧。”于是城中军民全都喜悦，相互庆贺安慰。把集庆路改为应天府。太祖赞赏福寿的忠诚，按礼节埋葬了他。

张士诚和康茂才前来投降。张士诚是泰州白驹场的亭民，和他弟弟张士德、张士信起兵攻陷泰州，占据高邮，自称诚王，当时占据平江而来投降。康茂才是蕪州人，当初联结义军，为元朝在长江上抵御贼寇，有战功而连续升官为宣慰使、都元帅，戍守采石矶。等太祖的部队渡过长江，康茂才逃奔金陵，到这时率部下前来投降。

平定金陵之后，太祖想发兵攻取镇江，担心诸将不能约束士卒，祸害百姓，就命徐达为大将，率领诸将在长江乘船向东进军，告诫他们说：“我自从起兵以来不曾乱杀，现在你们应当体会我的用意，管好部下的士卒，城被攻下的时候，不要放火抢掠杀戮。有违犯命令的人处以军法，放纵士兵的人严罚不饶恕。”徐达等人叩头接受命令。进兵攻镇江，攻下城池。徐达等人从仁和门入城，部队的号令非常严厉，城中百姓全都安然不扰。

六月，命邓愈等人率兵进攻广德路，攻克城池，改称为广兴府。

秋季七月，诸将尊奉太祖为吴国公。派使者去请镇江的秦从龙，来到之后，太祖亲自迎接他进来，事无大小全都与他谋划。秦从龙言无不尽没有隐瞒，经常用笔把想法写在油漆的竹筒上，

问答甚密，左右无知之者；太祖呼为先生而不名。九月，太祖如镇江府，谒孔子庙，分遣儒士告谕乡邑劝农桑。

十七年，夏四月，命徐达、常遇春帅师攻宁国，久不下，太祖乃亲往督师，守将杨仲英开门降，其百户张文贵杀其妻子，自刎死。寻遣诸将取江阴、徽州、池州，皆下之。秋八月，张士诚降于元。九月，太祖取扬州。

十八年，春二月，以康茂才为营田使，太祖谕之曰：“比因兵乱，堤防颓圯，民废耕耨，故设营田使以修筑堤防。今军务实殷，用度为急，理财之道，莫先于农事，故命尔此职。大抵设官为民，非以病民，若所至纷扰，无益于民，则非付任之意！”

冬十二月，太祖取婺州，命知府王宗显开郡学，延儒士叶仪、宋濂为《五经》师。时丧乱之余，学校久废，至是始闻弦诵之声。

太祖欲遂取浙东未下诸郡，谕诸将曰：“克城虽以武，而安民必以仁。吾每闻诸将下一城得一郡不妄杀人，辄喜不自胜。为将者能以不杀为心，非惟国家所利，在己亦蒙其福。”

十九年，春三月，方国珍以三郡来附。国珍，台州人。戊子冬起兵，后降于元。至是以温、台、庆元三郡来献，且以次子关为质。太祖曰：“既诚信来归，便当推诚相与，何以质为！”乃厚赐关而遣之。

秋九月，太祖兵取处州。冬十月，遣使征青田刘基、龙泉章溢、丽水叶琛及浦江宋濂，以胡大海荐也。时朱文忠守金华，亦荐王祿、许元、王天锡，太祖皆征召之。

与太祖的问答非常秘密，左右的人没有知道的；太祖称他为先生而不叫他的名字。九月，太祖前往镇江府，拜谒孔子庙，分别派遣儒士告谕城乡鼓励农桑生产。

至正十七年，夏季四月，命徐达、常遇春率军进攻宁国，很久没有攻下，太祖就亲自前往督师，守将杨仲英打开城门投降，他的百户张文贵杀了自己的妻子儿女，自刎而死。不久又派各位将领攻取江阴、徽州、池州，全都攻下。秋季八月，张士诚向元朝投降。九月，太祖攻取扬州。

至正十八年，春季二月，任命康茂才为营田使，太祖告谕他说：“近来因为兵乱，堤防都毁坏了，民众也不能从事耕种，所以设置营田使来修筑堤防。现在战事实在太多，费用告急，管理财政的方法，没有比农事更重要的，所以任命你这个职务。大抵上设置官职是为了民众，不是残害民众，如果到了各地都造成纷扰，对民众没有好处，就不是我托付你这个任务的意思了！”

冬季十二月，太祖攻取婺州，命令知府王宗昱开办郡学，聘请儒士叶仪、宋濂为《五经》师。当时战乱刚过去，学校停办很久，到这时才又听到弦歌读书的声音。

太祖于是想攻取浙东地区还没有攻克的各个郡，告谕各位将领说：“攻克城池虽然是靠武力，但安定民众就必须要靠仁爱。我每当听说诸将攻下一座城占领一个郡而不乱杀人，就高兴得不得了。当将领的人能把不乱杀人记在心里，这不但是国家的利益，就是自己也会享受到它的福禄。”

至正十九年，春季三月，方国珍带着三个郡前来归附。方国珍是台州人。戊子年冬天起兵，后来投降元朝。到这时把温州、台州、庆元三个郡献上，并且让他的次子方关做人质。太祖说：“既然诚心前来归顺，就应当推诚相对，还要人质做什么？”于是重赏方关而把他送回。

秋季九月，太祖的部队攻取处州。冬季十月，派使者征召青田人刘基、龙泉人章溢、丽水人叶琛和浦江人宋濂，是因为胡大海的推荐。当时朱文忠驻守金华，也推荐了王祿、许元、王天锡，太祖都征召他们前来。

十二月，天完將陳友諒稱漢王。友諒，沔陽漁人子，嘗為縣吏，不樂。會徐壽輝兵起，慨然往從之。壽輝稱帝于蘄水，國號天完，後據漢陽。至是，友諒徙壽輝都江州，自称王。

二十年，春三月，劉基、宋濂、章溢、葉琛至建康，入見，太祖喜甚，曰：“我為天下屈四先生。”賜坐，從容與論經史及咨以時事，甚見尊禮，命有司創禮賢館處之。

基自幼聰明絕人，凡天文、兵法、性理諸書，過目洞識其要。至正初以《春秋》舉進士，授高安縣丞，累官江浙儒學副提舉。元政亂，投劾去。嘗建議剿方國珍，不用，安置紹興。游西湖，有異云起西北，諸同游者皆以為慶云，將分韻賦詩，基獨縱飲不顧，大言曰：“此天子氣也，十年後應在金陵，我當輔之。”時杭州猶全盛，皆大駭，以為狂，無知基者，惟西蜀趙天澤奇之，以為諸葛孔明之流。至是，基趨建康，陳時務十八策，太祖嘉納之，留基帷幄，預機密謀議。

夏五月，陳友諒攻太平，城陷，守將花雲被獲。賊縛雲急，雲怒罵曰：“賊奴！爾縛吾，吾生必滅爾！”遂奮躍大呼起，縛盡絕，奪守者刀，連殺五六人。賊怒，縛雲丛射之，比死，罵賊不絕口。

方雲之與賊戰也，勢甚急，妻郃氏生子煒方三歲，抱之泣，語家人曰：“城且破，吾夫必死之。吾夫死，吾不獨生，然不可使花氏無后；兒在，若等善抚育之。”已聞雲就縛，郃氏即赴水死。侍兒孫氏收郃瘞之，抱兒逃，漢軍掠之。軍中惡小兒啼，孫氏恐被害，以簪珥屬漁家鞠之。漢敗，孫氏脫身至漁家，

十二月，天完将陈友谅自称汉王。陈友谅是沔阳渔民的儿子，曾当过县吏，但不喜欢。正好徐寿辉起兵，就慨然前往跟随徐寿辉。徐寿辉在蕲水称帝，建国名是天完，后来占据汉阳。到这时，陈友谅把徐寿辉迁徙到江州为都城，自己称王。

至正二十年，春季三月，刘基、宋濂、章溢、叶琛到达建康，入宫晋见，太祖很高兴，说：“我将用天下事拖累四位先生了。”赐他们坐下，从容地与他们讨论经史并咨询当时的形势，给予非常高的礼遇，命有关部门创建了礼贤馆来让他们居住。

刘基自幼聪明超过一般人，凡是天文、兵法、性理等书，过目就能洞察其中的要点。至正初年以《春秋》举进士，授官为高安县丞，逐渐升官为江浙儒学副提举。元朝政治大乱，上书弹劾自己有罪而离去。曾提出建议进剿方国珍，没有采纳，把他安置在绍兴。他曾经游览西湖，有异样的云彩在西北方升起，诸位同游的人都认为这是吉祥的庆云，将要各分一韵来赋诗，只有刘基继续豪饮而不理会此事，并且作了很大的预言说：“这是天子之气，十年后它会应验在金陵，我当去辅助他。”当时的杭州还是繁荣昌盛，众人听了都大为惊骇，以为这是狂言，没有了解刘基的人，只有西蜀赵天泽认为他是奇人，把他视为诸葛孔明一样的人。到这时，刘基到建康，陈述时势要务十八策，太祖称赞并采纳了这些方策，留刘基在太祖的军帐内，参与机密事务的谋议。

夏季五月，陈友谅攻打太平，城池被攻陷，守将花云被俘。贼兵紧紧捆绑花云，花云怒骂说：“贼奴！你捆绑我，我要是活着一定会杀了你！”于是奋力一跃大呼而起，捆绑的绳索全都断了，夺过守卫者的刀，一连杀了五六个人。贼兵发怒，把花云捆住众人一齐用箭射他，花云一直到死，骂贼不住口。

当花云与贼兵作战的时候，形势非常危急，妻子郜氏所生的儿子花炜才三岁，抱着他哭泣，对家人说：“城将要被攻破了，我的丈夫必会战死。我的丈夫死了，我不能一个人活着，但是不能让花氏没有后人；我儿在这里，你们好好抚养教育他。”听说花云被俘后，郜氏就投水死了。侍女孙氏收了郜氏的尸体埋葬了她，抱着孩子逃走，被陈友谅军抓住。军营中讨厌小孩子啼哭，孙氏怕花炜被害，就用发簪耳环托渔家收养花炜。陈友谅失败后，孙氏逃脱来到渔家，